





五雜組卷之七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三

朱新仲猗覺察雜記云唐百官志有書學一途其銓人亦以身言書判故唐人無不善書者然唐人書未及晉人也歐褚虞薛亦傍山陰父子門戶耳非成佛作祖家數也右將軍初學衛夫人既而得筆法於鍾繇張旭然其自立門戶何曾與二家彷彿耶子敬雖不逮其父然其意亦



欲自立不作阿翁牛後耳此一段主意凡詩  
畫家文章家皆當識破不獨書也

鍾王之分政如漢魏之與唐詩不獨年代氣運  
使然亦其中自有大分別處非謂王書之必不  
及鍾也大率古色有餘則包涵無盡神采盡露  
則變化無餘老莊所爲思野鹿之治也

右將軍陶鑄百家出入萬類信手拈來無不如  
意龍飛虎跳之喻尚未足云洵書中集大成手  
也然庾征西尚有家雞野鷺之歎人之不服善  
也如此

右軍蘭亭書政如太史公伯夷聶政傳其初亦  
信手不甚着意乃其神采橫逸遂令千古無偶  
此處難以思議亦難以學力强企也自唐及元  
臨蘭亭者數十家如虞褚歐柳及趙松雪雖極  
意摹倣而亦各就其所近者學之不肯畫畫求  
似也此是善學古人者如必畫畫求似如優孟  
之學孫叔敖則去之愈遠矣此近日書家之通  
病也



王未嘗不學鍾也。歐虞褚薛，以至松雪，未嘗不學王也。而分流異派，其後各成一家。至於分數之不相及，則一由世代之升降，二由資性之有限，不可強也。即使可強而同，諸君子不爲也。千古悠悠，此意誰能解者。

曹娥樂毅，尚有蹊逕可尋。至蘭亭黃庭，幾莫知其端倪矣。所謂大可爲化，不可爲者也。

右軍真蹟，今嘉興項家尚存，得十數字，價已逾千金矣。又有婚書十五字，王敬美先生以三百金得之。嚴分宜家者，今亦展轉不知何處也。李懷琳絕交論真蹟，在吾郡林家，余見之三四過，信尤物也。其紙頗有粉墨，淡垂脫。又一友人所見，褚遂良黃庭經紙，是研光下筆，皆偏鋒結構，踈密不齊。與今帖刻全不類，大抵真蹟雖劣，猶勝墨跡之佳者。

唐太宗極意推服大王，然其體裁結構，未免徑落大令局中。大令所以遜其父者，微無骨耳。故右軍賜官奴，而以筋骨緊密爲言，箴其短也。如



洛神賦直是取態而摹田宣示一種古色盡無  
矣譬之於詩右軍純是盛唐而大令未免傍落  
中晚也

作字結構體勢原以取態雖張長史奔放駭逸  
要其神氣生動踈密得宜非頽然自放者也即  
旭素傳授莫不皆然今之學狂草者須識粗中  
有細踈中有密自不敢輕易効顰矣

作草書難於作真書作顛素草書又難於作二  
王草書愈無蹊徑可着手處也今人學素書者  
但任意奔狂耳不但法度踈脫亦且神氣索莫  
如醉人舞躍號呼徒為觀者恥笑

蔡君謨云張長史正書甚謹嚴至於草聖出入  
有無風雲飛動勢非筆力可到然飛動非所難  
難在以謹嚴出之耳素書雖効顰然拔山伸鐵  
非一意踈放者也至宋黃米二家始墮惡道

國朝解大紳馬一龍極矣桑民懌所謂夜叉羅  
刹不可以人形觀者也

唐人精書學者無逾孫過庭所著書譜揚杞蘊



奧悉中綮窾雖倍擊子敬似沿文皇之論而滿源窮流務歸於正亦百代不易之規也至於五合五垂之論險絕平正之分其於神理幾無餘蘊且唐初諸家如虞褚歐薛尚傍山陰門戶至過庭而超然融會變成一家幾與十七帖爭道而馳亦一開山作佛手也

陳丁覘善書與智永齊名時謂丁真永草庾翼易右軍之書而右軍不覺懷素換高正臣之書而正臣不能辨也然異代之下知有智永右軍懷素而已三子之名無聞也豈非幸不幸哉

顏書雖莊重而癡肥無復俊宕之致李後主所謂義手竝脚田舍漢者雖似太過而亦深中其病矣祭姪文旣草草而天然之姿亦乏不知後人同聲讚賞何故此所謂耳食者可笑

宋書如蘇滄浪張于湖薛道祖李元中等亦皆極力摹倣二王但骨力不足故風采頓殊耳蔡君謨極推杜祁公謂之草聖然杜草書亦媚而乏筋骨元康里夔書學祁公者也然無人筆力



稍峭健於宋其能書諸家亦多於宋

宋人無書學如蘇黃米老等真帖初見甚可喜  
良又亦令人厭棄蔡忠惠勝三家遠甚而時帶  
俗筆趙文敏之源流蓋自蔡出也元時名家如  
鮮于困學錢翼之巉巉子山鄧文原皆出宋人  
上不獨一文敏而文敏名獨噪甚上下五百年  
縱橫一萬里乃知名之顯晦亦有命焉耳  
元章書才書學兼而有之非蘇黃二公可望也  
蘇公字如堆泥其重處不能自舉黃尤杜撰撐  
手拄脚放而不收往而不返近於詩家之釘鉸  
打油矣蓋二公於書學原不深性又不耐煩信  
手塗出便謂自成一家蓋世之効輦託於自成  
一家者多矣

章子厚日臨蘭亭一過蘇子瞻晒之謂從門入  
者終非家珍然古人學書者未有不從門入人  
非生知豈能師心自用暗合古人哉但既入門  
之後須參以變化耳蘇公一生病痛亦政坐此  
往與屠緯真黃白仲縱談及此余謂凡學古者



其入門須用古人之法度而其究竟須運自己之手神不獨書也二君深以為然

古無真正楷書即鍾王所傳李直表樂毅論皆帶行筆洎唐九成宮多寶塔等碑始字畫謹嚴

而偏肥偏瘦之病猶然不免至國朝文徵仲先生始極意結構疎密勻稱位置適宜如八面

觀音色相具足於書苑中亦蓋代之一人也文敏書諸碑銘及赤壁千文等皆以秀媚勝而

時有俗筆却無敗筆近俗故能不敗也然文敏入門却從大王來晚年結構乃自成若此余家

藏文敏尺牘一通其筆鋒完勁絕似官奴帖乃知此老源流所自後來紛紛摹本亦畫虎不成

耳大凡學古人書當觀真蹟方得其運筆之一二墨帖無為也

國初能手多黏俗筆如詹孟舉宋仲溫沈民則劉廷美李昌祺之輩遞相摸倣而氣格愈下自

祝希哲王履吉二君出始存晉唐法度然祝勁而稍偏王媚而無骨文徵仲法度有餘神化不



五雜俎 卷七  
足張汝弼乃素師之重儔豐道生寔淳化之優  
孟文休承小禪縛律周公瑕稿木死灰其下瑣  
瑣益所不論矣今書名之振世者南則董太史  
玄宰北則邢太僕子愿其合作之筆往往前無  
古人  
文徵仲得筆法於巖子山而參以松雪亦時爲  
黃米二家書然皆非此公當行惟小楷正書卽  
山陰在世亦當虛高足一席

雲間莫廷韓有書才而無書學往往失於踈脫  
濟南邢子愿有書學而無書才往往苦於纏累  
吳興臧晉叔一意臨摹而時苦生意之不足姑  
蘇王百穀專工取態而時覺位置之稍輕夫惟  
以古人之法度參以自己之手神華實相配筋  
骨適均庶乎升山陰之堂入未興之室矣

古篆之見於世者石鼓也非獨其筆畫之古雅  
規制之渾厚三代遺風宛然可挹或以宇文周  
時作者妄無疑也三代所傳彝鼎篆刻或工或  
拙或真或贗皆不可知卽其筆法篆文或繁或



五經總論 卷七  
省從左從右不可摸捉所謂書同文者安在哉  
衡山祝融之碑非篆非籀非蟲非鳥而後人以  
意傳會強合成文雖曰禹蹟吾未敢信以爲然  
也夫結繩敝而文字興科斗殘而篆籀作篆隸  
微而真草盛舍繁就簡世之變也必欲舍今而  
反古雖聖人不可得已

李斯小篆之作其古今升降之關乎嶧山之銘  
視泰山已不啻倍蓰矣漢時小篆僅聞蕭相國  
以秃筆題殿額覃思三月觀者如流何起刀筆

爲秦功曹上蔡衣鉢固有所歸矣自晉及唐數  
百年間惟李陽水一人以小篆顯五代以來習  
者益寡鐫名印者但取裁漢篆位置得宜而止  
其於斯籀之學槩乎未有聞也隸書自中郎而  
下世不乏人然東京之筆古色蒼然降而宜官  
梁鵠駸駸開唐隸門戶矣唐蘇許公摩崖碑頗  
有東京筆意自宋而降專取態度漢隸絕響矣  
近代之八分皆金元之濫觴也

小篆篆之聖者也漢篆碑文不多見見於印藪



者大都標置爲體而學問踈矣唐陳惟玉李陽  
冰以篆顯者也嗣茲以降雖鐫石刻玉世不乏  
人而考古證今不無遺漏近代新安何震乃以  
篆刻擅名一時求者屢常滿非重直不可得震  
蓋精小篆者而時時爲漢篆亦以趨時好云爾  
然以小篆作印章勝漢篆十倍也

國初閩陳登者字思孝最精小篆凡周秦以來  
石刻殘缺無可考者皆能辨之永樂初入中書  
時待詔吳郡滕用亨素負書名見其後進忽之

不爲禮一日對大衆辨難許氏說文詞說逢蠹起  
登隨問條答如指諸掌考古證今百不失一用  
亨愧服自是名大噪蓋世之精於字學者未必  
工書惟登兼之以非世俗所尚故聲譽不布而  
俗書惡札如馬一龍李昌祺等反浪得名悲夫  
今之隸書皆八分也其源自受禪碑來而務工  
妍無古色矣文徵仲王百穀二君工八分者也  
新安詹泮永嘉黃道元次之而皆未免俗所謂  
失之毫釐相去千里者不可不察也白門胡宗



仁善漢隸嘗爲余題積芳亭扁酷得中郎遺法而世罕有賞者大聲不入里耳悲夫

今國家誥勅及宮殿扁額皆用筆法極端楷者書之謂之中書格但取其莊嚴典重耳其實俗惡不可耐也洪武初詹孟舉以此技鳴南京宮殿省寺之署多出其手近代有姜立綱者法度嚴整過之一時聲稱籍甚然亦時俗之所賞胥史之模範耳自後官一殿中書者皆習姜體而不及愈其昔程邈作書以便賤隸謂之隸書今中書字體謂之胥書可也

詹孟舉書雖俗而端重迥迥蓋亦淵源於歐虞而稍變之非姜立綱可望也評孟舉書者謂兼歐虞顏柳之法而有冠冕佩玉之風然冠冕則有之矣法度未易言也真楷書者如文徵仲斯可矣

師宜官韋仲將大字逕丈小字寸許千言可謂兼才矣子敬聖帚爲書觀者如堵惜其墨蹟今皆不傳蓋體勢過大旣難收藏而扁額灑壁終



歸水火故不及行草之流傳久遠也宋時惟米  
南宮朱晦翁署字今猶有存然皆作意取態標  
置成體雖非真正楷法而風韻迺遠自然不俗  
趙集賢扁書一如真書妍媚有餘而筋骨盡喪  
矣近代吳中諸公率以八分題扁較之真書差  
易藏拙吾閩林布衣焯學松雪而稍勁鄭吏部  
善夫倣晦翁而自得張比部焯得法於米而參  
以己意其所題識至逾尋丈莫不極天然之趣  
他方之以書名者不及也

泰山有唐時摩崖碑至爲鉅麗而近人以林焯  
忠孝廉節四大字覆之論者動以罪焯余謂非  
焯罪也焯布衣窮死力豈辦此蓋必當時監司  
有愛其書者下郡縣鐫之石而下吏凡俗急承  
風旨遂爲此殺風景之事耳太祖平建康急  
欲治街道有司遂盡取六朝時碑磨礮以應命  
俗人所爲往往如是而焯動遭排擊亦不幸矣  
余游山中見後人磨古碑而鐫已字比比也  
歐陽通作書紙必緊薄堅滑者乃書之而米元



章亦云紙欲研光始不留筆筆欲管小始易運用乃知求師不擇紙筆無不如意之難也然良工不示人以朴擇而用之差無遺憾

近代書者柔筆多於剛筆柔則易運腕也偏鋒多於正鋒偏則易取態也然古今之不相及或政坐此

書名須藉人品人品既高則其餘技自因附以不朽如虞褚顏柳皆以忠義節烈著聲于瞻晦翁書不甚入格而名蓋一代者以其人也不然彼曹操許敬宗蔡京章惇皆工書者也而今安在哉

運筆之法在於入門之初各得其性之所近故鋒有偏正書有遲速至其優劣不全在此唐晉書多用正鋒然如魯公祭姪文及楊少師凝式書皆已用偏鋒矣趙文敏全用偏鋒近代祝希哲亦然然祝僅行草耳趙卽楷書亦偏也何嘗以是減價耶草書欲其峭勁故當疾速楷書欲其法則故尚遲緩如驚蛇入草鴻飛獸駭之態



必非舒徐者可能而黃庭樂毅等作又豈可以潦草漫不經意者得之哉孫過庭曰勁速者超逸之機遲留者賞會之致將反其速行臻會美之方專溺於遲終虧絕倫之妙可謂盡之矣余所見如莫廷韓黃白仲下筆如疾風捲葉頃刻滿紙臧晉叔書則極意遲緩然莫黃多有敗筆而晉叔苦無逸態亦坐是耳學者須從遲入以速成而終復反於遲斯得之矣

臨古人書者須先得其大意自首至尾從容玩味看其用筆之法從何起構作何結煞體勢法度一一身處其地而彷彿如見之如此既久方可下筆下筆之時亦便勿求酷似且須汎瀾容與且合且離神遊意會久而習之得其大槩而加以潤色卽是傳神手矣余見人學聖教序者一點一畫必求肖合余笑臨字如人結胎一月至十月先具胚廓後傳形骸四支百竅一時畢具非今日具一目明日具一口也若必點點畫畫求之去愈遠矣此亦子瞻言畫竹之意惜人



五經系  
卷一  
未有悟者

凡真蹟經一番摹勒便失數分神采摹倣既久  
幾弁其面目而失之至於石刻尤易失真淳化  
以帝王之力聚極工巧題曰上石其實木也故  
其氣韻生動不失古人筆意爲古今墨跡之冠  
但其蒐羅未廣去取頗乖分別真僞不無混淆  
蓋王知微等識鑒分量原自止此而當時亦但  
據內府所藏急於成帙不聞有廣蒐博采之令  
行於幽遠也使以唐太宗宋高宗爲之君虞褚  
米蔡佐之相與盡力括訪極意剖析去饒鼎之  
十三入名流之遺逸傍及緇流以至彤管挾名  
山石室之藏洩昭陵玉盃之閱勒之貞珉以布  
海寓書學庶無遺憾乎噫未易言也

淳化一出天下翕然從風其後臨摹重儻不知  
幾十百種蓋墨刻之盛行從此始也然摹倣既  
久漸致亂真辯論紛紛遂成聚訟蓋不獨蘭亭  
黃庭爲然矣國朝帖本如東書堂寶賢齋等  
皆出宗藩旣非法眼又無神手萎荏不振僅足



充棗脯耳文氏停雲館所刻宋元諸家皆非得意之筆蓋家藏有限目力易窮以一人而欲盡搜千古之秘安可得哉至於好事之家矯誣作僞者又種種也故書學之至今日亦一大厄也耳食多而真賞鑒不可得也

魏受禪碑梁鵠書而鍾繇鑄之李陽冰書自篆自刻故知鑄刻非粗工俗手可能也趙文敏爲人作碑必挾善鑄者與偕不肯落它人之手近時文長洲父子皆自摹勒上石或托門客溫恕章簡甫爲之二人皆吳中名手也縱有名筆而不得妙工本來面目十無一存矣况欲得其神采哉余在吳興得姑蘇馬生取古帖雙鉤廓填上石而自鑄之毫釐不失筆意閩莆中有曾生次之

唐應用善書細字嘗於一錢上寫心經又於麻粒上書國泰民安四字此雖絕世之技然亦近於棘猴矣以余所見有便面上書西廂雜劇一部者余亦能之但目力勝人耳不關書法也



古人有善書而名不傳於世者。吳有張紘，晉有劉瓌，之南齊有蕭宣穎，北魏有崔浩，北齊有魏仲將，宇文周有冀儁，隋有僧敬脫，唐有薛純陁，高正臣，呂向，梁昇卿，席豫，諸人或由真蹟稀少，久遂漫滅，或因名過其實，奕世無傳。至於蕭何，以功業掩曹操，以英雄掩裴行儉，以識量掩司馬承禎，以高尚掩郝氏，以夫掩臨川，晉陽公主以父掩世，無得而稱焉，亦可惜也。而業未造就，濫得虛名，亦時有之。故曰：或籍甚不渝，人亡業顯，或憑附增價，身謝業衰。嗚乎！自古已然，何況今日。

渤海高氏所書彌勒頌，上比山陰，則不足下視。元和則有餘，當與虞褚爭道而馳。古今彤管，此爲白眉矣。帝王之書，則梁武帝爲冠，宋高宗次之。唐太宗又次之，其餘不足觀矣。漢光武一札十行，皆親手細書。唐太宗嘗手書勅，以賜羣臣，可見古人以手書爲禮。卽萬乘猶然也。故劉裕不善作書，劉穆之勸其信筆作大



字以掩拙彼豈乏掌記侍史哉故王右軍上孝  
武書皆手筆精謹至唐猶然至有勅令自書謝  
狀勿拘真行者而詔勅王言皆用名人代書如  
顏平原柳誠懸之類傳爲世寶良亦不虛至宋  
而來假手者多迨夫今日則胥史之蹟遍於天  
下而手書帶行反目爲不敬名分稍尊卽不敢  
用其它借名贗作十居其九墨跡碑鐫槩不足  
信書學安得而不廢哉

書力可千年畫力可五百年書之傳也以臨搨  
屢臨搨而書之意盡失矣畫之傳也以裝潢屢  
裝潢而畫之神盡去矣書名之傳視畫稍易而  
畫跡之藏視書稍耐蓋世之學畫者功倍於書  
而世之重畫者價亦倍於書也

畫視書微不及者品稍下耳况唐宋以前畫手  
多工神佛士女鳥獸竹木之形徒以供玩弄樹  
屏障故其品尤自猥劣顧士端父子每被任使  
常懷羞恨劉岳與工匠雜處立本以畫師傳呼  
雖聲價重於一時而耻辱懷於終身矣自宋而



來雖尚平淡清遠之趣而吮筆和墨終未能脫  
工藝蹊逕也

唐初雖有山水然尚精工如李思訓王摩詰之  
筆皆細入毫芒至王洽始爲潑墨項容始尚枯  
硬逮夫荆浩關仝一變爲平淡高遠之致遂令  
寫生闢巧諸名手索然減價至宋董源李成郭  
熙范寬輩出天真橫逸上無古人矣然其結構  
精密位置適均濃淡遠近無不合宜固非草率  
造次所可辦也自米元章學王洽而不得其神  
倪元鎮用枯筆而都無色澤於是燕拙取捷之  
輩轉相摹倂自謂畫意不復求精工矣此亦繪  
事升降之會也

宋畫如董源巨然全宗唐人法度李伯時學摩  
詰以工巧勝自是唐宋本色而傍及人物鞍馬  
佛像翎毛故名獨震一時接其武者唯趙松雪  
然松雪間出獨矧而龍眠一意摹倂趣舍稍異  
耳

古人言畫一曰氣韻生動二曰骨法用筆三曰



應物寫形四曰隨類傳彩五曰經營位置六曰傳模移寫此數者何嘗一語道得畫中三昧不過爲繪人物花鳥者道耳若以古人之法而槩施於今何啻枘鑿

顧愷之天女維摩圖一身長至二尺有五時猶謂之小身維摩不知大者何似令人畫若作此當置之何地列女圖人物三寸許詫以爲極細若在今猶爲極粗也吳道子黃筌皆畫鍾馗捉鬼圖近代如戴文進乃不肯爲方伯作神荼鬱壘夫使之畫者非矣要之畫亦未爲不可也

小人物山水自李思訓父子始盈尺之內雲樹雜沓樓觀延袤人物車馬以千百計鬚髮面目歷歷可辨其後五代有王振鵬不用金碧而精巧過之宋元李龍眠劉松年錢舜舉近代尤子求仇實父互倣爲長卷而浸失玄妙矣

余所藏有李思訓金碧山水王孤雲避暑圖李龍眠山庄圖及元人水碓圖皆細入毫芒巧思神手非近代諸君所能彷彿也聞劉松年有仇



書圖畫塾師外出而衆稚子戲劇之狀備盡形態仇實父臨之至一童子手竹竿黏蛛絲蛛且上且止恍如生動不覺爲之閣筆固知名手自有不可及處惟深於箇中始知之也  
唐畫所見甚少如王維李昭道周昉不過數軸耳宋畫之可辨者其氣韻不同墨法皴法亦各自擅長非近代優孟手可到也好事之家止於絹素爲辨非知畫者

米芾畫史云世人見馬卽命爲曹韓韋見牛卽命爲韓滉戴嵩甚可笑今人見鷹隼鴻濶卽命爲宣和見馬卽命爲子昂見模糊雲樹卽命爲米元章不特此也所翁之龍林良呂紀之羽毛夏杲之竹蓋愈趨而愈下矣

元時有任月山善畫馬錢舜舉善人物雪窓和尚善畫蘭至於大癡黃鶴之山水皆與文敏不上下而文敏弘遠矣

國初名手推戴文進然氣格卑下已甚其它作者如吳小山蔣子誠之輩又不及戴故名重一



時至沈啓南出而戴畫廢矣啓南遠師荆浩近學董源而運用之妙真奪天趣至其臨倣古人之作千變萬化不露蹊徑信近代之神手也文徵仲遠學郭熙近學松雪而得意之筆往往以工緻勝至其氣韻神采獨步一時幾有出藍之譽矣唐子畏雅稱逸品終非當家雲間侯懋功莫廷韓步趨大癡色相未化顧仲方舍人董玄宰太史源流皆出於此然爲董源郭熙則難爲大癡較易故近日畫家衣鉢遂落華亭矣

近日名家如雲間董玄宰金陵吳文中其得意之筆前無古人董好摹唐宋名筆其用意處在位置設色自謂得昔人三昧吳運思造奇下筆玄妙旁及人物佛像遠卽不敢望道子近亦足力敵松雪傳之後代價當重連城矣吳名彬莆人寓金陵

仇實父雖以人物得名然其意趣雅淡不專靡麗工巧如世所傳漢宮春非其質也至尤子求始學劉松年錢舜舉而精妙殊不及迨近日吳



五雜絲 卷七  
文中始從顧陸探討得來百年壇坫當屬此生  
矣

今人畫以意趣爲宗不甚畫故事及人物至花  
鳥翎毛則輒卑視之至於神佛像及地獄變相  
等圖則百無一矣要亦取其省而不費目力若  
寫生等畫不得不精工也

宦官婦女每見人畫輒問甚麼故事談者往往  
笑之不知自唐以前名畫未有無故事者蓋有  
故事便須立意結構事事考訂人物衣冠制度

宮室規模大略城郭山川形勢向背皆不得草  
草下筆非若今人任意師心鹵莽滅裂動輒托  
之寫意而止也余觀張繇僧展子虔閻立本輩  
皆畫神佛變相星曜真形至如石勒竇建德安  
祿山有何足畫而皆寫其故實其它如懿宗射  
兔貴妃上馬後主幸晉陽華清宮避暑不一而  
足上之則神農播種堯民擊壤老子度關宣尼  
十哲下之則商山採芝二疏祖道元達鑠諫葛  
洪移居如此題目今人却不肯畫而古人爲之



轉相沿倣蓋由所重在此習以成風要亦相傳  
法度易於循習耳

江南顧闳中有韓熙載夜宴圖是時韓在中書  
廣蓄聲伎日事遊宴名聞中外後主聞之欲窺  
其燈燭尊俎觥籌交錯之態度不可得乃命閔  
中夜至其第窺竊之目識心存翌日圖繪以獻  
廣布中外此與宋高宗畫吳益王冷泉濯足事  
相類雖君臣之眷形骸無間然近於姪媾非所  
以訓也今後世所傳石崇金谷屏障蓋本於此  
然粗俚無復髣髴矣

王拙周昉以唐臣子而畫貴妃出浴明皇鬪雞  
斫臚等圖不一而足可謂無禮於其君矣而世  
猶然賞之至於韓晉公與李贊皇同時而行輩  
皆高於李反爲德裕見客圖可見當時好事有  
一傳奇必形之歌咏寫之圖畫上人不禁也至  
宋而此風絕矣

張僧繇畫龍點睛便飛去曹弗興龍至宋明帝  
時累月旱暵祈禱無應以弗興畫置水傍應時



澍雨繪事既精神物憑焉乃知韓幹畫馬鬼使  
乘之不足異也然龍之形狀非目力可以細察  
視之牛馬難易逕庭故有三停九似蜿蜒升降  
之異加以海潮風浪之勢如斯而已不知古人  
何以傳授而致精絕若是至宋四明僧傳古者  
獨專是技名震一時其躍波吟霧穿石戲珠湧  
水出洞諸態種種備具當時以爲絕筆元宋及  
國初則長樂所翁爲世珍重自是以後無復有  
傳之者蓋亦史所謂得其分數而失其玄妙者

與

宋徽宗工畫花鳥故宣和殿所藏畫筵父子畫  
至六百七十餘幅徐熙畫至二百四十餘幅蓋  
江南之亡所藏盡歸天府矣但惜其所好止此  
故品劣而氣下昔李伯時好畫馬有道人戒以  
來生當墮馬腹中乃改畫佛像當時良嶽所蓄  
珍禽異獸動以萬計深秋中夜淒楚之聲四徹  
而几案間所愛翫臨摹者又復如是安知將來  
不墮畜生道中耶



牛馬龍虎之屬畫之固亦俊爽可喜至羅隱之  
子塞翁者專畫羊張及之趙永年專畫犬李霽  
之何尊師專畫猫滕王元嬰專畫蜂蝶郭元方  
專畫草蟲彼顧有所獨會耶抑幽人高尚之致  
托於是以寓意耶而名亦因之以顯故曰雖小  
道必有可觀者孔子謂飽食終日無所用心不  
有博奕猶賢乎已苟能專工一藝足以自見亦  
愈於沒世而名不稱者矣

余見周昉李龍眠及近代仇實父諸美人圖皆  
穠髮豐肌衣粧稠疊一種風神媚態略無彷彿  
昔人謂周昉貴遊子弟多見貴而美者故以豐  
厚爲體又關中婦女纖弱者少此語固未必然  
但當時好尚如此韓幹畫馬畫肉不畫骨豈亦  
所見異耶近日姑蘇有張文元者最工美人其  
綽約明媚令人神魂飛越俗筆中之神手也而  
名不出里閭悲夫

米氏畫史所言賞鑒好事一家可謂切中世人  
之病其爲賞鑒家者必其篤好遍閱記錄又復



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元非酷好意作標韻至假耳目於人或置錦囊玉軸以爲珍秘開之令人笑倒此之謂好事家余謂今之統袴子弟求好事而亦不可得彼其金銀堆積無復用處聞世間有一種書畫亦漫收買列之架上掛之壁間物一入手更不展看堆放櫥簾任其朽蠹如此者十人而九求其錦囊玉軸又安可得余行天下見富貴名家子弟燁有聲稱者亦止僅足當好事而已未敢遽以賞鑒許之也

今世書畫有七厄焉高價厚值人不能售多歸權貴直贖錯陳一厄也豪門籍沒盡入一厄也蠲蠹漸盡永辭人間二厄也墩名俗子好事估客揮金爭買無復涇渭三厄也射利大駟貴賤懋遷纔有羸息卽轉俗手四厄也富貴之家朱門空鎖榻筭疑塵脉望果腹五厄也膏梁統袴目不識丁水火盜賊恬然不問六厄也拙工裝潢面目損失奸偽臨摹混淆聚訟七厄也至於



國破家亡、兵燹變故之厄、又不與焉、每讀易安  
居士金石錄、反覆再三、輒爲嘆息流涕、彼其夫  
婦同心賞鑒、而貲力雄贍、足以得之、可謂奇遇  
矣、而終不能保其所有、况他人乎、  
觀宣和畫譜、及米氏畫史、所載可見、宋時內府  
所藏山水、何寥寥也、豈其所重者、尚在人物宮  
室、花木蟲魚間耶、道釋自顧愷之始、人物自曹  
弗輿始、鳥獸自史道碩始、信爲絕代奇寶矣、而  
山水僅始於李思訓、且以宋而置唐畫、似非難  
得者、而僅止十人耳、則宣和好尚之偏也、觀其  
論曰、山水之於畫、市之康衢、世目未必售也、其  
然豈其然乎、米老所言、晉及唐初畫、亦皆神佛  
故事、卽閻立本王摩詰、似亦未的見真本也、以  
此觀之、則如近代嘉禾項氏所藏、蓋古今無與  
匹耳、  
項氏所藏、如顧愷之女箴圖、閻立本幽風圖、王  
摩詰江山圖、皆絕世無價之寶、至李思訓以下  
小幅、不知其數、觀者累月不能盡也、其它墨跡



及古彝鼎尤多其人累世富厚不惜重貲以購故江南故家寶藏皆入其手至其織罽鄙吝世間所無且家中廣收書畫而外逐刀錐之利牙籤會計日夜不得休自若兩截人然尤可恠也近來亦聞頗散失矣

畫視書稍難而人之習書亦多於畫名公鉅卿作字稍不俗惡書名亦藉以傳矣今觀宋諸公書如王臨川司馬涑水蘇樂城等皆非善書者也而世猶然傳賞之至於畫則非一二筆可了亦非全不知者可以塗抹而成也雖難易迥別而道藝亦判矣

自晉唐及宋元善書畫者往往出於搢紳士大夫而山林隱逸之踪百不得一此其故有不可曉者豈技藝亦附青雲以顯耶抑名譽或因富貴而彰耶抑或貧賤隱約寡交罕援老死牖下雖有絕世之技而人不及知耶然則富貴不如貧賤徒虛語耳蓋至國朝而布衣處士以書畫顯名者不絕蓋由富貴者薄文翰爲不急之



務溺情仕進不復留心故令山林之士得擅其  
美是亦可以觀世變也噫  
藏畫與藏字一也然字帖頗便收拾堆置案頭  
隨意翻閱間卽學臨數過倦則疊之自賞自證  
力不勞而心不厭畫卽不然卷子展看一迴卽  
妨點污卷摺不謹又虞皺裂壁上大幅尤費目  
力藏則有蠹蟬之慮挂則有黴濕之憂卷舒經  
手則不耐其勞付諸奴僕則易至損壞有識之  
士必不以彼易此米南宮嘗以十幅古畫易一  
古帖米於二事皆留心者軒輊若此其見卓矣  
然古畫易得古帖難求更難辨也

畫雪中之芭蕉也飛鴈之展足也閩牛之豎尾  
也子路之木劍二踈之芒屨昭君之帷帽也雖  
經識者指摘而畫品殊不在此 國朝戴文進  
畫秋江獨釣圖一人朱衣把竿 官廟嘆其工  
欲召見之有讒之者曰朱衣朝祭之服也可用  
之漁獵乎遂寢其命夫世好奇之士豈無朱衣  
垂釣者然以艷麗之服施之川澤亦終覺殺風



景耳宜乎讒言之得行也

米元章與富鄭公壻范大珪同遊相國寺以七  
百金買得王維雪圖因無僕從借范人持之行  
遊良久范主僕俱不見翌日遣人往取云已送  
西京裱背矣米無如之何因以贈之余謂此老  
平日好攘人物見蔡魯公王右軍書則叫呼欲  
投水挾而得之爲天子書千文則并禁中端硯  
而袖出今日遇范亦出乎爾反乎爾者也可爲  
絕倒

五代東丹王李贊華善畫多寫貴人酋長戈矛  
甲冑之形爲世崇尚可見戎狄之中亦有文雅  
不羣者今西北諸狄識字者蓋少無論書畫已  
高麗日本畫皆精絕不類中國余從番舶購得  
倭畫數幅多畫人物形狀醜恠如夜叉然長短  
大小不一亦不知其何名也畫無皴法但以筆  
細畫縈迴環繞細如毫髮四周皆番字不可識  
又有春意便面一摺其衣冠制度甚爲殊詭設  
色亦不類中國也



古人善畫者必能寫真蓋時尚畫人物故也  
國初猶然相傳戴文進至金陵行李爲一傭肩  
去香不可識乃從酒家借紙筆圖其狀貌集衆  
傭示之衆曰是某人也隨至其家得行李焉今  
畫者以寫真爲別技矣吾聞莆田史氏以傳神  
名海內其形神笑語逼真令人竒駭但不過俗  
子之筆耳少陵所謂坎軻風塵裏屢貌尋常行  
路人者政此輩也近來曾生鯨者亦莆人而下  
筆稍不俗其寫真大二尺許小至數寸無不酷  
肖挾技以遊四方累致千金云

閩人尚有刻木爲小像者召之至草草審視不  
移時卽去殊不見其審度經營也越一日而像  
成大小惟命色澤姿態毫髮不爽置之座右宛  
然如生此亦可謂絕技也已

戴文進不肯爲方伯作門神方伯怒囊以三木  
右伯黃公澤閩人也見而問其故笑而解釋之  
戴德黃其臨行送畫四幅乃其生平最得意之  
筆今黃之子孫尚留傳其一云技之厄於不知



已而伸於知己如此姑蘇沈啓南亦爲太守召作屏風不應大怒欲辱之及入觀謁太宰吳原博首問石田先生安否出問從者始大驚歸而謝罪文徵仲在史館同時諸翰林相謂奈何以畫匠辱我木天徵仲聞卽日拂衣歸三事皆相類宜乎閻立本有斯役之恨也

今趙州有吳道子畫水墨刻其波濤洶湧翻瀾駭沫細觀目爲之眩不知真蹟當何如也

人之技巧至於畫而極可謂奪天地之工洩造化之秘少陵所謂真宰上訴天應泣者當不虛也然古人之畫細入毫髮飛走之態罔不窮極故能通靈入聖役使鬼神今之畫者動曰取態堆墨劈斧僅得崖略謂之遊戲子墨則可耳必欲詣境造極非師古不得也

凡百技藝書上矣卜筮次之碁損閒心畫爲人役其它術數致遠恐泥苟精其理皆足成名而高下之間判然千里余少也賤罔不涉獵而究竟無成皆同襪線今已一切勅斷惟柔翰宿業



尚未能驅除耳

人之嗜好故自迥異如謝康樂好遊涉山水李  
衛公喜未聞見新書此自天性不足為病右軍  
好蓄鵝子敬好作驢鳴崔安潛好看鬪牛米元  
章好石近於僻矣而未害也王思微好潔陳伯  
敬好忌諱宋明帝好鬼以之處世大覺妨碍至  
於海上之逐臭蔡人之嗜足統也甚矣

口有同嗜常語也然文王嗜昌歠曾皙嗜羊棗

屈到嗜芟宋明帝嗜蜜浸鮓鮓鮓崔鉉嗜新捻頭

魏徵嗜醋芹辛紹先嗜羊肝顧翔母喜食雕胡

飯已為不得其正至劉邕之嗜瘡痂鮮于叔明

之嗜臭蟲張懷肅之嗜服人精權長孺之嗜爪

甲國朝趙輝之嗜女人月水劉俊之嗜蚯蚓

殆不可以人理論者

古人嗜酒以斗為節十斗一石量之極也故善

飲若淳于髡盧植蔡邕張華周顛之輩未有逾

一石者獨漢于定國飲至數石不亂此是古今

第一高陽矣宋時如寇萊公石曼卿劉潛杜默



皆以飲稱雄者其量恐亦不下古人也近代酒人不知視昔云何但縉紳之中能默飲百盃以上不動聲色者卽足以稱豪矣以耳目所睹記若曾學士榮馮司成衍胡總制宗憲汪司馬道昆皆自負無對者而其它猥瑣不論也曾學士至鑄銅與身等視其所飲內之至銅人溢出而尚未醉馮司成放春榜每進士陪一杯遂訖三百杯興未盡復於中擇善飲者五人與立酬酢又百餘爵五人皆踉蹌不勝而馮無恙也胡在

浙中迎鄉榜亦然汪司馬每飲大小尊疊錯陳以盡一几爲率啜之至盡略無餘瀝亦裴弘泰之匹矣然汪嘗言善飲者必自愛其量每見人初卽席便大吸者輒笑之亦可謂名言也

庶將軍老矣然一飯斗米肉十斤少壯之時不知云何壯士猛將想皆爾爾樊噲生彘肩可啖何論飯矣符秦乞活夏默等啖肉三十餘斤其人長至一二丈自不可以常理論也張齊賢候吏置一大桶屏後伺公飲飯如數投之桶溢而食



未已趙溫叔與兵馬監押對食猪羊肉各五斤  
蒸糊五十事此亦何遜庶將軍乎近代搢紳中  
如啖猪首一枚摺胡餅高至一筋者往往見之  
不能盡書其人亦不足書也

亦有因疾而善啖者余里中有人噉豚嘗至半  
體鄉里社日時爲所勦一日衆共執之縛庭柱  
上不得食久之覺喉中有物一蝦蟇躍出衆擊  
殺之自此不復能食矣此與唐佐史食鱸至數  
十斤者相類近聞太原有嗜酒者亦然乃知嗜  
好之偏而酷者皆疾也

人有嗜睡者邊孝先杜牧韓昌黎夏侯隱陳搏  
王荆公李巖老皆有此癖近時張東海有睡丞  
記言一華亭丞謁鄉紳見其未出座上鼾睡頃  
之主人至見客睡不忍驚對坐亦睡俄而丞醒  
見主人熟睡則又睡主人醒見客尚睡則又睡  
及丞再醒暮矣主人竟未覺丞潛出主人醒不  
見客亦入戶世有此可笑事陸放翁詩云相對  
蒲團睡味長主人與客兩相忘須臾客去主人



覺一半西窓無夕陽此詩殆爲此丞發耶  
宋明帝好忌諱文書上有凶敗喪亡等字悉避  
之移床脩壁使文士撰祝設太牢祭土神江謚  
言及白門上變色曰白汝家門後梁蕭譽惡人  
髮白漢汝南陳伯敬終身不言死與妻交合必  
擇日時遣媵御將命往復數四人之蔽惑可笑  
有如此者

以余所見搢紳中有惡鴉鳴者日課吏卒左右  
殼弩挾彈如防敵然值大雪卽不出惡其白也  
官文書一切史字丁字孝字老字皆禁不得用  
又閩中一先輩尤甚與家人言無必曰有死必  
曰生身死之日寸帛尺素皆無所有幾有小白  
之泚至今鄉曲以爲話柄然轉相倣倣者不無  
其人也

人有好貨財者坐卧起居言動食息無所往而  
不與阿堵俱也一日病且死强起閱庫藏白鏹  
如山拊摩不忍舍去謂其子曰幸內十大鏹棺  
中親我懷抱或曰以金入木不利且啓發塚之



端不如以楮代之可也其人凝泪太息不能言而逝噫斯人何愚也生積巨萬而死不能將去錙銖故人之所好必求死之日得將去者則幾矣  
范雲欲預册命祈醫速瘳不顧三年後之死也死生亦大矣而人之所好有甚於生者荀奉倩之死色也劉伶之死酒也石崇之死財也梁冀韓侂胄之死權也皆知之而不能自克者也仕宦不止生行死歸亦其次也

金陵人有拾鈔於道者歸而視之荷葉也棄之門外逡巡一荷擔者俛而拾焉故鈔也一鈔何足言乃不可妄得若此貪得者亦何為哉

五雜俎卷之七終



只言以不可言對若出食具者亦在  
謂其變滋一荷對者對而合意其  
金刻人育合燈飲能者繼而脈之荷

五雜組卷之八

陳留謝肇淛著

人部四

士人之好名利與婦人女子之好鬼神皆其天  
性使然不能自剋故婦人而知好名者女丈夫  
也士人而信鬼神者無丈夫氣者也

木蘭為男粧出戍遠征而人不知也可謂難矣  
祝英臺同學三年黃崇嘏遂官司戶婁逞位至  
議曹石氏銜兼祭酒張蒼之婦授官至御史大



夫七十之年復嫁生二子亦亘代之異人也

國朝蜀韓氏女遭明玉珍之亂易男子服飾從征雲南七年人無知者後遇其叔始攜以歸又金陵黃善聰十二失母父以販香爲業恐其無依詭爲男裝攜之廬鳳間數年父死善聰變姓名爲張勝仍習其業有李英者亦販香自金陵來與爲火伴同卧起三年不知其爲女也後歸見其姊姊詎之善聰以死自矢呼媪驗之果然乃返女服英聞大駭怏怏如有所失託人致聘焉女不從鄰里交勸遂成夫婦此二事焦氏筆乘所載前事甚似木蘭後事甚似祝英臺又有劉方兄弟小說未詳其世當續考之

女子詐爲男傳記則有之矣男人詐爲女未之見也 國朝成化間太原府石州人桑獅自少纏足習女工作寡婦粧遊行平陽真定順德濟南等四十五州縣凡人家有好女子卽以教女工爲名密處誘戲與之姦淫有不從者卽以迷藥噴其身念呪語使不得動如是數夕輒移他



五經系 卷八  
處故久而不敗聞男子聲輒奔避如是十餘年  
姦室女以數百後至晉州有趙文舉者酷好寡  
婦聞而悅之詐以妻爲其妹延入共宿中夜啓  
門就之大呼不從趙扼其吭褫其衣乃一男子  
也擒之送官吐實且云其師谷才山西山陰人  
也素爲此術今死矣其同黨尚有任茂張端王  
大喜任昉等十餘人獄具磔於市

異聞錄載婦人呼夫兄爲伯於書無所載而引  
爾雅所稱兄公代之然兄公二字亦甚詭恠余  
謂婦人稱謂多從子夫弟既可稱叔夫姊妹既  
可稱姑則夫兄稱伯又何疑哉但伯者男子之  
美稱古人婦稱夫多用之伯也執爨是也

彌子之妻與子路之妻兄弟也爾雅曰兩壻相  
竝爲亞詩瑣瑣姻婭是也嚴助傳呼友壻宋時  
人謂之連袂又呼連襟閩人謂之同門按爾雅  
注云江東人呼同門爲僚壻則此二字亦古

無鹽鍾離春不售女也而卒霸齊國黃承彥之  
女黃頭黑色而才堪相配許允之婦奇醜而才



五經集解卷八  
三  
智明決乃知以色舉者末也

鍾離春二十無所容而宣王納以爲后宿瘤之女狀貌駭宮中而閔王以爲聖女孤逐之女以醜狀聞二逐於鄉五逐於里而襄王悅之何齊之君世有登徒子之癖也可發一笑

美婦人多矣然或流離顛沛或匹偶非類果紅顏之薄命耶抑造物之見妬也妹喜夏姬之倫無論已西子失身吳宮王嬙蕪絕異域昭陽姊妹終爲禍水虢國兄弟尺組絕命不如意者不可勝數惟文君之於長卿綠珠之事季倫可謂才色俱侔天作之合矣而一以琴心點玉於初年一以行露碎璧於末路令千古之下扼腕隕涕欲問天而無從也

男色之興自伊訓有比頑童之戒則知上古已然矣安陵龍陽見於傳冊佞幸之篇史不絕書至晉而大盛世說之所稱述強半以容貌舉止定衡鑑矣史謂咸寧太康之後男寵大興甚於女色士大夫莫不尚之海內倣倣至於夫婦離



絕動生怨曠沈約懺悔文謂淇水上宮誠云無  
幾分桃斷袖亦足稱多吁可恠也宋人道學此  
風似少衰止今復稍雄張矣大率東南人較西  
北爲甚也

今天下言男色者動以閩廣爲口實然從吳越  
至燕雲未有不知此好者也陶穀清異錄言京  
師男子舉體自貨迎送恬然則知此風唐宋已  
有之矣今京師有小唱專供搢紳酒席蓋官伎  
旣禁不得不用之耳其初皆浙之寧紹人近日

則半屬臨清矣故有南北小唱之分然隨羣逐  
隊鮮有佳者間一有之則風流諸搢紳莫不盡  
力邀致舉國若狂矣此亦大可笑事也外之仕  
者設有門子以侍左右亦所以代便辟也而官  
多惑之往往形之白簡至於媚麗儇巧則西北  
非東南敵矣

衣冠格於文罔龍陽之禁寬於狹邪士庶困於  
阿堵斷袖之費殺於纏頭河東之吼每未減於  
敝軒桑中之遇亦難諧於倚玉此男寵之所以



日盛也

叙女寵者至漢事秘辛極矣叙男寵者至陳子高傳極矣秘辛所謂拊不留手火齊欲吐等語當與流丹浹藉競爽而文采過之子高傳如吳孟子鐵纏稍等皆有見解而粉陣饒孫吳一語便是千古名通此等文字今人不能作也

鄧通之遇文帝臣不敵君也董賢之遇哀帝君不敵臣也彌子瑕之遇衛靈公陳子高之遇陳武帝君臣敵也而皆以凶終夫男色天猶妬之况婦人乎

古者婦節似不甚重故其言曰父一而已人盡夫也辰嬴以國君之女朝事其弟夕事其兄鶉奔狐綏之行見於大邦之主而恬不爲恥也聖人制禮本乎人情婦之事夫視之子之事父臣之事君原自有間卽今國家律令嚴於不孝不忠而婦再適者無禁焉淫者罪止於杖而已豈非以人情哉抑亦厚望於士君子而薄責於婦人女子也



古者輕出其妻故夫婦之恩薄而從一之節微  
今者非大故及舅姑之命陳於官不得出其妻  
則再醮者雖禁之可也定之以年亦可也  
父一而已人盡夫也此語雖得罪於名教亦格  
言也父子之恩有生以來不可移易者也委禽  
從人原無定主不但夫擇婦婦亦擇夫矣謂之  
人盡夫亦可也

京師婦人有五不善饒也懶也刁也淫也拙也  
余見四方遊宦取京師女爲妾者皆罄資斧以  
供口腹散精神以遂其欲及歸故里則撒潑弄  
離父母兄弟羣然鬻競求其勤儉幹家千百中  
不能得一二也

維揚居天地之中川澤秀媚故女子多美麗而  
性情溫柔舉止婉慧所謂澤氣多女亦其靈淑  
之氣所鐘諸方不能敵也然揚人習以此爲奇  
貨市販各處童女加意裝束教以書算琴棋之  
屬以邀厚直謂之瘦馬然習與性成與親生者  
亦無別矣古稱燕趙多佳人今殊不爾燕無論



巴山右雖纖白足小無柰其獷性何大同婦女  
姝麗而多戀土重遷蓋猶然京師之習也此外  
則清源金陵姑蘇臨安荊州及吾閩之建陽興  
化皆擅國色之鄉而瑕瑜不掩要在人之所遇  
而已

美姝世不一遇而妬婦比屋可封此亦君子少  
小人多之數也然江南則新安爲甚閩則浦城  
爲甚蓋戶而習之矣

妬婦相守似是宿寃世有勇足以馭二軍而威  
不行於房闈智足以周六合而術不運於紅粉  
俛首低眉甘爲之下或含憤如歎莫可誰何此  
非人生之一大不幸哉

人有爲妬婦解嘲者曰士君子情欲無節得一  
嚴婦約束之亦動心忍性之一端也故諺有曰  
到老方知妬婦功坐客不能難也余笑謂之曰  
君知人之愛六畜者乎日則哺之夜則防護柵  
欄惟恐豺狸盜而噉之此豈真愛其命哉欲充  
已口腹耳爲畜者但知人之愛已而不知人之



自爲也。妬婦得無似之乎？衆乃大笑。

懼內者有三：貧賤相守，艱難備嘗，一見天日，不復相制，一也。枕席恩深，山河盟重，轉愛成畏，積溺成迷，二也。齊大非偶，阿堵生威，太阿倒持，令非已出，三也。婦人欲干男子之政，必先收其利，權利權一入其手，則威福自由，僕婢帖服，男子一動一靜，彼必知之。大勢旣成，卽欲反之，不可得已。

愚不肖之畏婦，怵於威也。賢智之畏婦，溺於愛也。貧賤之畏婦，仰餘沫以自給也。富貴之畏婦，憚勃谿而苟安也。醜婦之見畏，操家秉也。少婦之見畏，惑牀第也。有子而畏勢之所挾也。無子而畏威之所劫也。八者之外，而能挺然中立者，噫亦難矣。

夫子謂女子小人爲難養，書稱紂用婦言，詩稱哲婦傾城，凡婦人女子之性，無一佳者。妬也，恡也，扠也，嬾也，拙也，愚也，酷也，易怒也，多疑也，輕信也，瑣屑也，忌諱也，好鬼也，溺愛也，而其中妬



爲最甚故婦人一不妬足以掩百拙古今妬婦  
充棟不勝書也今略記於左

后妃之妬者則若呂氏之人彘趙家姊妹之啄  
皇孫晉胡芳之將種賈氏之弑姑殺子梁郗氏  
之死爲巨蟒隋獨孤后之選宮人惟擇肥大唐  
武曌之奪嫡篡位韋庶人之襲武風軌宋李后  
之因齋殺嬪又若楚鄭袖教新人之掩鼻春申  
君之妾傷身以視君袁紹之妻殭屍未殯五妾  
駢首閩王延翰之妻縛練盡赤木掌搗人身齧

雷斧稍快人意縉紳則若叔向之母遺戒龍蛇  
敬通之妻親操井臼袁術之婦絞妾懸梁賈充  
之妻甘兒絕乳弱翁見窘於廣漢龐參見按於  
祝良王丞相九錫之嘲謝太傅關雎之諷桓宣  
武膽落老奴車武子釁起絳衣李相福一事無  
成而虛咽兒溺任瓌妻拜賜藥酒而立飲不疑  
劉孝標家道輒軻自比敬通裴談甘心崇奉譬  
之魔母宜城公主刖耳削鼻房孺復妻刻眉灼  
眼柳氏截舌斷指祖約身被刑戮榮彥遠面有



傷痕金媚孃支解名姬蘇若蘭捶辱舞伎魚玄  
機以疑殺婢蕭鏗女以妬受謫玄齡夫人奉勅  
慷慨不辭飲鮑杜業之妻雪涕申言恐誤任使  
崔鉉之見侮家僮楊文公之取嘲四畏陳龍丘  
獅子一吼拄杖落地諸葛元直見捉跽跣面無  
人色沈存中常被夏楚血肉狼籍威福倒置於  
是極矣又其猥者京邑之婦繩繫夫脚陳覺之  
妻事婢若姑鐵臼嚴霜之歌衡陽三女之厄仲  
端忍饑於香團康凝貽嗤於黑鳳慎言臙脂之

虎義方黑心之符以功封者哭其貴而見忘算  
本利者恐其多而娶妾荀婦庾氏無鬚之人不  
得入門武歷陽女桃花艷麗橫被摧折劉休之  
妻親賣帚筴恬不知改扈載燃香滴水令嚴五  
申李大壯縮髻安燈體如枯木廉恥道喪又何  
恠哉夫人之難割者愛也武氏欲傾王后則忍  
於殺已女湖倅見夫狎妓支解所生之兒人之  
所愛者生也段氏因夫誦洛神賦而卽夜自沈  
范寺丞妻見夫衾有妓鞋而闔門自縊其子之



不愛而又何愛於人子其身之不惜而又何惜於人哉至於介推之妹廟前清泉千尺婦人靚粧必致雷雨吳興桑乞之妻死而因夫再娶白日現形操刀割勢蜀功臣家富聲伎妻在不敢屬目妻死之後方欲召幸大聲霹靂起於牀簀驚怖得病竟殞其軀鄭尉李寒納姬楚賓死而別婚見其投藥浴中筋骨皆散華亭衛寬夫妻死再娶形見堂中生子爲崇竟致不育如此等人何不捉入無間地獄而使之爲厲耶或曰十殿閻君恐亦畏婦余笑謂宋紹興間姑蘇龍王嬖妾爲其夫人妬虐致死天帝行刑大風驚潮數百里夫幽明一理也陰間豈無懼內之鬼神哉書之以發一笑

貴婦多妬妬婦多壽同生同死有若宿冤太平廣記載秦副將石某苦妻之妬募刺客殺之十指俱傷卒不能害如此數四竟與偕老故治妬者輕則當如宋明帝之於劉休妻決杖二十賜妾別處重則我太祖之於常遇春妻菹醢其



肉以賜羣臣彼倉庚之羹不可多得安能人人而飲之哉

一云太祖所殺是中山王徐達夫人

使天之於妬婦皆如王延翰之妻也然亦不勝其雷矣使君之於妬婦皆如常開平之妻也然而不勝其醞矣使佛之於妬婦皆如梁武帝之郗氏也然而不勝其懣矣使巫之於妬婦皆如牽羊之壻也然亦不勝其祭矣惟有嵩陽桂昌之妻截婢指而已指落截婢舌而已舌爛庶幾有懼乎

宋時妬婦差少由其道學家法謹嚴所致至國朝則不勝書矣其猥瑣者無論吾獨嘆王文成伯安內談性命外樹勳猷戚大將軍元敬南平北討威震夷夏汪少司馬伯玉錦心繡口旗鼓中原而令不行於閨內膽常落於女戎甘心以百鍊之剛化作繞指也亦可恠矣昔人云禽之制在氣然則婦之制夫固有出於勇力之外者矣措大庸人比屋可封不足責也

汪伯玉先生夫人繼娶也蔣姓性好潔每先生



入寢室必親視其沐浴令老嫗以湯從首澆之  
畢事卽出翌日客至門先生則以晞髮辭人咸  
知夜有內召矣侍先生左右者男皆四十以上  
嫗皆六十以上其它不得見也先生所以嚴事  
之亦至矣然少不當意輒責令蒲伏盛夏則置  
蚊蚋叢中隆寒則露處以爲常先生每一聞夫  
人傳教汗未嘗不灑淅也先生有長子稍不慧  
壻於吳數載矣一日被酒戲言欲娶妾婦怒甚  
伺其寐也手刃其勢踰月而死先生令切責婦  
幽之暗室又數月迺自雉余以戊戌歲至新安  
時蔣夫人猶在也

戚元敬原不畏婦後因出師以軍法斬其子自  
是夫人怨恨誓不爲置媵戚無如之何乃蓄之  
它室十餘年生二子矣一日謀稍泄夫人大恚  
欲得而甘心焉戚許以翌日時夫人有弟在幕  
戚召語之曰亟以三策語若姊子母俱全上策  
也出其母而內子次策也若必欲殺吾子吾當  
帥死士入室先斬而姊次斬若次滅而宗而後



棄官爵而逃耳。吾轅門以三通鼓爲節，立俟報命。弟入，膝行涕泣，爲姊言之。一不可，次又不可，門外鼓而譟。弟大哭曰：「姊死不足計，獨不念滅門耶？」迺報可。令二妾入，各決數十杖，撫其子而泣，留之室。卽日出其妾，妾歸家，俱守志不嫁。越數年，夫人卒。二妾復歸。公時咸謂戚將軍能處變也。

江氏姊妹五人，皆妬惡。人稱五虎，有宅素凶，人不敢處。五虎聞之，笑曰：「安有是？」入夜持刀獨處中堂，至日帖然不聞鬼魅。夫妬婦鬼物猶畏之，而况於人乎？

美婦則有仍之髮光，可以鑿昌容之仙；隔窓見骨，條塗之；三赤鳥之二妹，喜遷夏姐，已傾殷褒。姒覆周麗，姬傾晉孔父之室，美而稱艷。巫臣之姬，雞皮三少，南威入晉，三日不朝。夷光歸吳，蘇臺爲沼，婁顏之婦，國色見稱。吳廣之女，顏若茗榮，鄭袖擅楚陰，江爭趙敬君，以畫自媒。女環以計求進，韓憑有婦，羅敷有夫，息媯不言，如臯不



笑至於宓妃青琴毛嬙鄭旦先施陽文吳娃傳  
 予白台閭須旋娟提謨閭嫩子奢雖事蹟鮮聞  
 時地莫考而名標載籍不可厚誣自漢而降則  
 戚夫人之翹袖折腰李夫人之絕世獨立阿嬌  
 貯之金屋鉤弋擘拳自開麗娟吹氣勝蘭昭君  
 光動左右飛燕掌上可舞合德膚滑不濡文君  
 眉若遠山麗華名動人主女瑩朝霞和雪二喬  
 獨步江東夜來鍼絕瓊樹鬢蟬宋臘清歌絳樹  
 妙舞甄氏驚鴻之姿甘后亂玉之質莫愁抱腰

江水不流麗雲一曲醉者頓醒劉琰以冶容見  
 疑東美以比肩傅子潘以愁而惑人張旣死而  
 不舍荀婦賈女俱云絕倫朝姝洛珍同時擅寵  
 劉聰六后天錫二姬金谷墜樓之人香塵輕軀  
 之媛翔風以春華見美宋禕以吹笛擅聲桃葉  
 以渡江興歌絡秀以門戶屈節徐月華歌聲入  
 雲孫荆玉反腰貼地武康阮公之溪章浦蓮花  
 之瑞陳則麗華貴嬪隋則寶兒絳仙玉兒步步  
 蓮花小憐生死一處太真姊妹脂粉不施浙東



舞女蘭氣融冶、梅妃寵奪上陽、俊娥情深來夢、  
知之身殉碧玉、何恢掌失耀華、仙娥時充使典、  
素娥獨避正人、盈盈姿艷冠絕一時、真真未諧、  
扼腕千古、薛瑤英香肌玉骨、金媚孃沫墨劈牋、  
倩孃端妍絕倫、紫雲名不虛得、杜牧之尋春校、  
遲羅虬之比紅、已晚宵孃新月凌雲、保儀華麗、  
冠絕蜀之花蕊、色藝俱工、劉氏瓊仙、手神獨擅、  
侯君集之飲乳不飯、白樂天之細口纖腰、韓氏  
之園桃巷柳、蘇家之琴操朝雲、竒章真珠之室、  
玉堂翠翹之枝、鏡兒絕代之姿、張紅記曲之捷、  
畢誠所獻、相國驚魂、韓弘所遺、三軍奪目、至於  
鶯鶯燕燕、盼盼師師、紅紅轉轉、小小愛愛、李娃  
惑鄭、小玉殉李、韋孃斷刺史之腸、柳姬感章臺  
之咏、非烟紅拂、不甘非偶、琴客宋熊、老而失身、  
解愁、幸遇大樞、素娥終辭、洵美、史鳳迷香之洞、  
鸞兒袖裏之春、若而人者、皆艷質照一時、香骨  
留千古矣、王元美謂酸士所獲、不堪上駟、吾獨  
以爲不然、夫遇合有時、愛憎有命、故當其求也、



或羅之四海而不遇、或遘之州里而偶得、及其  
愛也、或三千粉黛而不足、或一人專房而有餘、  
彼豈銖銖而稱寸寸而度哉、但帝王之事、易於  
夸張而士庶之家、莫爲標榜、至於負絕世之姿、  
而匹偶非類、湮滅不稱者、又不可勝數也、吾讀  
彩鳳隨鴉之語、傷世有暗投之珠、詠紫鸞舞鏡  
之詩、恨時無報仇之劍、薄命如許、虛名安用、夫  
欲無附而成名、文士尚難之、况婦人乎、  
婦人以色舉者也、而慧次之、文采不章、幾於木  
偶矣、但以容則纚纚接踵、以文則落落晨星、古  
無論已、自漢以降、則文君白頭之吟、婕妤團扇  
之咏、烏孫黃鵠之歌、徐淑寶釵之札、道韞咏雪  
崔徽寫真、石氏房老、有春華秋實之篇、李家雪  
兒、任品藻、雌黃之選、驛騎雙果、絳仙之秀、色可  
餐、珍珠寂寥、梅妃之光輝、滿座賢妃、昭容擅秀、  
於宮闈、李蘭玄機、流芬於彤管、校書管領、春風  
燕樓、殘燈伴曉、花蕊宮詞、易安金石、小叢鴈門、  
容華宿鳥、蘇小青驄之咏、曹姬玉殿之仙、月英



惆悵之篇、慎婦望夫之作、此皆不櫛之蘇、李無  
晨之王、孟元白、遜其揮毫、沈宋服其衡藻、若伏  
生之女、口授尚書、韋逞之母、博究經典、班氏手  
續、兄書文姬記錄、先業皓首、大儒不敢望焉、至  
於竇氏璇璣、以八寸之錦、八百餘言、縱橫反覆、  
皆成文章、奪真宰之秘、洩造化之工、可謂出聖  
入神、亘古一人而已、誰謂紅粉中無人乎、若夫  
殘篇賸語、爲時膾炙、而名姓磨滅、莫知誰何、如  
武昌之伎、有楊花撲面之句、如意女子、有人鴈  
一行之作、鳳兒寄怨、花枝霞卿、傷春粉壁、彩鳳  
隨鴉、已斃健兒之手、枝頭梅子、幾迴鐵面之腸、  
見於紀載、尚未易更僕數也、稍爲拈出、以爲蛾  
眉吐氣、若夫角枕贈答、楊華寄情、看朱成碧之  
詩、綠慘雙蛾之句、非不婉至、而宜淫敗度、吾無  
取焉、

唐范陽盧某母瑯琊王氏、於景龍中、撰天寶迴  
文詩、凡八百一十一字、誠其子曰、吾沒之後、爾  
密記之、若逢大道之朝、遇非常之主、當以真圖



上獻至玄宗朝東平太守始上之高適代爲之  
表言其性合希夷體於靜默精微道本馳騖玄  
關旁通天地之心預記休徵之盛循環有數若  
寒暑之遞遷應變無窮類陰陽之莫測果爾則  
王氏不但詞華巧思亦且未事先知又高竇氏  
一着矣而名不甚張豈非有幸不幸耶

范蔚宗傳列女而及文姬宋儒極力詆之此不  
通之論也夫列女者亦猶士之列傳云爾士有  
百行史兼收之或以德或以功或以言至於方  
技緇流一事足取悉附紀載未聞必德行純全  
而後傳也今史乘所載列女皆必早寡守志及  
臨難捐軀者其他一切不錄則士亦必皆龍逢  
比干而後可耳何其薄責縉紳而厚望荆布也  
故吾以爲傳列女者節烈之外或以才智或以  
文章稍足膾炙人口者咸著於篇卽魚玄機薛  
濤之徒亦可傳也而况文姬乎

唐明皇時長安大內大明興慶二宮東都大內  
上陽兩宮宮女幾四萬人侍寢者難於取舍至



五經系 卷八  
爲彩局以定勝負古今掖庭之盛未有過此者也而猶借才於詩郎佳人之難得詎不信哉飛燕能於掌上舞風雪之中體無疹粟故當是古今第一人物而成帝猶以爲不及昭儀體自香也遂令千載國色零落於諸宮奴侍郎之手不幸孰甚焉

白樂天有舞妓名春草蘇長公有侍妾名榴花秦少游侍兒名朝華武翊皇有婢名薛荔此傳紀所罕見者

名伎之感人喪家亡身者多矣婢妾則原碧亂王櫻桃惑石雷尚書奸政於始興馮成母敗度於崔懷竒章以真珠喪譽元實以紅鸞捐軀薛荔能惑三頭紫光卒敗元湛賢智之人不能自克何也至於迷惑伉儷以殞其軀若長卿之於文君荀粲之於曹氏抑又罕矣文君猶直得一死奉倩遺才存色非難遇也而以身殉之不亦可以已乎

才智之婦史不絕書至於辛憲英者度魏祚之



不長知曹爽之必敗算無遺策言必依正當是  
列女中第一流人物也其次則唐侯敏妻董氏  
耳方則天朝來俊臣強盛而妻逆知必敗勸敏  
自遠俊臣怒出爲武隆令妻曰但去莫求住出  
關而俊臣敗及抵忠州以錯題紙爲州將所督  
不許上任妻曰但住莫求去無何賊破武隆敏  
又獲免此豈有風角術耶何其竒中也

狄梁公之仕女主也有取日之績姚廣孝之佐  
靖難也有化國之勳而皆爲其姊所羞士君子  
之識見固有不及婦人女子者抑亦爲功名所  
迷耶

高涼洗氏以一蠻女而能拊循部落統馭三軍  
懷輯百越奠安黎徠身蒙異數廟食千年其才  
智功勳有馬援韋臯所不敢望者孀子軍夫人  
城視之當退十舍而徵側趙姬輩無論已國  
朝土官妻瓦氏者勇鷲善戰嘉靖末年倭患嘗  
調其兵入援浙直戎裝跨介駟舞戟如飛倭奴  
畏之使其得人駕馭亦一名將也



馮夫人錦車持節以和戎浣花夫人出財募兵以禦敵斬王夫人身援桴鼓繡旗女將力敵李全可謂女丈夫矣彼一丈青陳碩真等雖盜賊之靡亦一時之雄也孱弁懦將有媿於婦人者多矣至華陽志所載荀崧小女年方十三父爲杜曾所圍女率勇士潰圍而出賊追甚急且戰且前卒詣周訪請救兵破賊全城此尤振古所未聞也

荀奉倩云婦人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爲主此是千古名通女之色猶士之才也今反舍色而論才則士亦論以色舉而龍陽彌子列游夏之上矣豈理也哉但佳人之難得較之才士爲甚耳

世傳賈充女與韓壽通者訛也壽先與陳騫女私通約娶之未娶而女亡壽乃娶賈氏故世誤以爲充女而晉書騫弟雉與其子興忿爭遂說騫子女穢行騫表徙弟以此獲譏於世則騫女之事亦未必然矣觀武帝賈公女五不可之語



則其姊妹似非光麗艷逸端美絕倫者

趙昭儀爲卷髮號新興髻是時禍水未成而已  
兆新室之讖矣李煜之天水碧亦然

蒲衣八歲而爲舜師羣子五歲而爲禹佐伯益  
五歲而掌火項橐七歲而爲孔子師古之聖賢  
生而神靈長而徇齊固不在夙慧之列也其次  
則太子晉八齡而言服師曠甘羅十二而辯動  
張唐子竒有化阿之聲魯連杜田巴之口荆子  
十五而攝目問丘十八而願仕外黃小兒迴暗

啞之威楊家童烏與太玄之筆吳氏季子江夏

黃童子琰對日文舉辯果自此以降史不絕書

若三歲則黃泳誦詩能避騫崩之諱德興切韻

知辯四聲之殊蔡伯晞神童應薦官拜秘書四

歲則任彥升誦詩數十篇陸元淵問天地何窮

際楊公權對四聲而指燈盞柄曲蕭穎士屬文

觀書一覽卽誦呂嗣興誦書吟詩應對不窮趙

郡王子獻讀孝經而流涕五歲則王絢草翁必

舅之戲玄齡從聳聳昂霄之姿劉瓛聞管寧傳而



精意聽受到沈見屏風詩而一誦無遺蘇頲依  
依漢陰之語元之嫦娥玉簪之詠黃廷堅徧讀  
五經劉轂兼通陣法六歲則士龍已有詩名劉  
顯盡誦書史陸瓊能作五言徐勉爲文祈霽簡  
文面試攬筆立成德林三都十日便熟王子安  
構思無滯楊弘農立咏彈碁七歲則愍懷牽武  
帝之裾百藥辨瑯琊之稻賈嘉隱松槐之對宋  
廣平鵬賦之誦鄴侯賦方圓動靜之篇楊藏之  
有鼓吹官私之味高定有伐君之問晏同叔有

神童之薦馬略閉室讀書長吉荷衣面賦韋弘  
育日念毛詩一卷楊大年談論一如成人夏侯  
榮百餘奏疏一日不遺而國初江左驛卒之  
子有天子龍庭之對不知姓名亦可惜也八歲  
則任昉月儀之製何妥眷顧之答伯玉覆局於  
帝前義府借棲於宮樹劉晏時稱國瑞嚴武椎  
殺玄英九歲則楊厚孝迴親心崔惓秀才應選  
慕容農參辰之問虞荔十事之對員俶昇壇而  
詞辯鋒起宋璟夢鳥而藻思日雄十歲則賈逵



五經集解 卷八  
暗誦六經、金鑾書堪勒石、謝朓土山之賦、沈璞強識之資、邢子才霖雨五日、而漢書悉遍、李善寧子詠貧家壁而略不構思、十歲以上不勝書矣、然或岐嶷於穉年、而汨沒於末路、或幼見其一斑、而長集其大成、是又在于器量之盈虛、學問之加損、器盈者苗而不秀、學寡者美而無成、或天固限之、而亦人實斲之也。

洛陽楊牢、絕乳卽能詩、白樂天七月未能言、而識之無一字、王家方能言、爲賊所負、而以計自脫、此其穎異、又在向者諸人之上矣。國朝洪鍾以四歲舉、李東陽以五歲舉、皆入翰林、程敏政、楊一清俱以八歲舉、而楊少師廷和以十二歲舉、孝廉於鄉亦二百年來所無也。

曾子七十迺學詩、荀卿五十始學禮、公孫弘四十方讀書、朱雲亦四十始學易、論語皇甫謚二十始授孝經、而皆成大儒、早慧者莫敢望焉、豈其不慧於初年、而頓悟於晚歲、抑由嗇於天資、而勝以人力也、夫子謂參也魯、而曾子竟以魯



得之人可以資鈍而自棄哉

晚遇則呂望八十之年、鬻熊九十之歲、楚丘七十而見孟嘗、公孫弘六十而舉方正、顏駟龐眉、馮唐皓首、貢禹年八十、方遷光祿、張柬之八十以司馬拜相、杜德祥放榜、曹松等五人皆七十餘、時有五老之稱、宋梁灝以八十二狀元及第、陳脩以七十二探花及第、金河中胡光謙以八十三舉進士、國朝錢翊禮年近八十、猶在翰林、楊翥周詔皆八十餘、以長史從龍、擢拜卿、其他七十以上登科第而名不顯者、固不勝紀也

公安劉珠為江陵張相君父執萬曆辛未江陵主文衡、珠始登第年八十餘、老矣、其壽相君詩曰、欲知閣老山為壽、但看門生雪滿頭、又十餘年始卒

奴婢亦人子也、彼豈生而下賤哉、亦不幸耳、衛青紀勳麟閣、王斌仕至太守、李善流譽於托孤、熊翹受知於潘岳、王安存祖氏之宗、都見化陽



城之德王義身捍白刃李鴻方給錐刃杜亮愛  
穎士之博奧銀鹿佐魯公以忠貞近代如陳迪  
抗節靖難身膏斧鑕獨家奴來保收其遺骸浦  
江鄭氏家僮施慶執親之喪三年不御酒肉此  
皆士君子之所難而陶侃之海山使者權同休  
崔千牛之異人寄迹嚴安脫胡煌於雷厄又不  
論矣至於婢媵篤生名世者往往而是不可殫  
述天固不以族類限人矣而人顧苛責此輩至  
犬彘之不若亦何心哉

馮子都寵於博陸秦宮幸於梁冀依憑城社亦  
權門之弄臣也 國朝嚴分宜當國家人末年

者號鶴坡招權納賄與朝紳往來無不稱鶴翁  
者一御史至與之結義兄弟云後張江陵相君  
家奴游守禮勢出嚴上號曰楚濱詞館諸君至  
爲詩文贈之通侯提帥與往來燕飲鮮衣怒馬  
據上坐偃然矣後事敗俱誅死嗟夫權之所在

愛之所偏卽始興之賢尚有雷尚書之惑况其  
下此者乎

按江陵家奴尚有宋九王五者九善  
詞翰而權不及游五頗有識常笑其



九傳者七卽游也

奚婢之子則無恤荆趙田文張齊燕姑蕃鄭唐  
兒啓漢遙集亢宗裴秀令望王琨托體恭心良  
貴借胎寮友其它名公鉅卿又不可勝數也虞  
仲翔云夫之福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  
源其識卓矣

郭氏青衣捧劍言願爲夷狄之鬼恥作愚俗蒼  
頭柳仲逞之婢鬻於蓋巨源家見其主市綾羅  
親自選擇醇酢可否則失聲而仆曰死則死耳  
安能事賈絹牙郎乎夫奴婢有見解者其學識  
過主家百倍而欲強役使之得乎

鄭玄家婢皆誦詩書劉琰雪白丫頭能誦魯靈  
光賦蕭穎士之僕愛才死而不去蘇眉山之婢  
易馬感而觸槐至於近代青衣能文章者又比  
比也

古者生齒不繁故一夫百畝民無游食今之人  
視三代當多十數倍故游食者衆姑勿論其它  
如京師閹監宮女娼妓僧道合之已不啻十萬



五經集解卷八  
人矣。其它藩省雖無婦寺，而緇黃游方，接武遠近。粉黛倚門，充牣城市。巨室之蒼頭使女，擬於王公。綠林之亡命巨駟，多於平民。昔人謂一人耕之，十人聚而食之，噫，何啻十而已耶。

今時娼妓布滿天下，其大都會之地，動以千百計。其它窮州僻邑，在在有之。終日倚門獻笑，賣姪爲活，生計至此，亦可憐矣。兩京教坊，官收其稅，謂之脂粉錢。隸郡縣者，則爲樂戶。聽使令而已。唐宋皆以官伎佐酒。國初猶然。至宣德初，

始有禁，而縉紳家居者，不論也。故雖絕迹公庭，而常充牣里閭。又有不隸於官，家居而賣姪者，謂之土妓。俗謂之私窠子。蓋不勝數矣。昔秦始皇之法，夫爲寄殺，殺之無罪。女爲逃嫁，子不得母。至今日而偃然，與衣冠宴會之列，不亦辱法紀而羞當世之士哉。噫，是法也，誰爲作俑。管子之治齊，爲女閭七百，徵其夜合之資，以佐軍國。則管氏者，又嬴政之罪人也。

左傳：既定爾婁豬，盍歸吾艾豎。艾豎者，牽牲豕。



以行淫者也。方言云：燕朝鮮之間謂之緞。關東謂之彘。詩一發五緞是也。故以男子之淫於它室者名之。秦始皇會稽碑作寄緞。今人以妻之外淫者目其夫爲烏龜。蓋龜不能交而縱牝者與蛇交也。一云：污閨之訛耳。又謂之忘八。以其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者俱忘也。繇於官者爲樂戶。又爲水戶。國初之制：綠其巾以示辱。蓋古赭衣之意。而今亡矣。然里閨尚以綠頭巾相戲也。

世間人可貴而亦可賤，可愛而亦可憎。上可以陪王公而下受辱於里胥，不敢校者，伎與僧耳。道尼不足數也。故名伎高僧皆能奔走一時，流芳千古。而其猥劣頑賤嗜利無恥者，至爲悲田乞兒所不屑。然伎旣以色失身，而僧亦以髡滅倫。所謂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

釋氏輪迴之說，所以勸世之爲善也。而有不足取信者，何也不論脩行與否，但欲崇奉其教，則世豈無詆佛之君子，而持經茹素之窮兇極惡



乎一也生前之吹求太苛而死後之懺悔太易  
當其生則一物一命錙銖報應而及其死則彌  
天之罪一懺卽消愚民自且以爲無所逃於生  
前而妄冀不必然於身後何憚而不爲惡二也  
夫君子之爲善原不爲身後計也至於小人雖  
憲典火烈殺人奸盜猶不絕踵而况地獄之眇  
茫乎至於回頭卽岸之說大盜巨賄以此自文  
者多矣惟聖人之言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  
降之百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  
足以滅身噫何其簡而易行也

今之釋教殆遍天下琳宇梵宮盛於黌舍嗩誦  
呪唄囂於絃歌上自王公貴人下至婦人女子  
每談禪拜佛無不灑然色喜者然大段有二端  
血氣已衰死生念重平生造作罪業自知無所  
逃竄而藉手苦空之教冀爲異日輪迴之地此  
一惑也其上焉者行本好奇知足索隱讀聖賢  
之書未能躬行實踐厭棄以爲平常而見虛無  
寂滅之教闡明心見性之論離合恍惚不着實



地以爲生平未有之奇，且代不傳之秘，及一廁足不能自返，而故爲不可摸捉之言，以掩之本淺也，而深言之，本下也，而高言之，本近也，而遠譬之，本有也，而無索之，如中間一條大路不行，却尋野徑，崎嶇百里之外，測景觀星，而後得道，自以爲奇，此又一惑也。先之所惑，什常七八，後之所惑，百有二三，其於釋氏宗旨，尚未得其門戶，况敢窺其堂奧哉！至於庸愚俗子，貪生畏死，妄意求福，又不足言矣。

以吾儒之教，譬之爲貧賤所驅迫，發憤讀書，期取一第，以明得意者，此佞佛以求免輪迴者也。志願已畢，自揣無以逾人，而倡爲道學之說，或良知，或止脩，拾紙上之唾餘，而刻畫粧飾，以欺世盜名，而世亦靡然從之，直謂上接洙泗之傳，闕洛不論也。此離合恍惚，自以爲奇者也。至於老學，究童童而習之，白尚紛紛，藉口青衿，以別凡民，則亦愚庸之妄意求福者而已。其於吾儒之道，何曾彷彿夢見耶。



三教之最失其傳者無如道家當時老氏之教  
清淨無爲而已施之於治則絕聖去智培斗折  
衡使結繩之治可復原以用世而非以長生也  
至於赤松子魏伯陽則主煉養盧生李少君則  
主服食下至張道陵寇謙之則主符籙篆呪愈  
趨而愈下至近世黃冠如林靈素者流則但醮  
祭上章祈福禳罪而已蓋不惟與清淨之旨大  
相悖謬卽煉養服食之旨駐年羽化之術亦槩  
乎未之有聞也夫逢掖之口周孔猶能論其世  
覺緇之托釋迦猶能誦其言至道流黃冠口不  
絕聲稱太上老君矣彼詎知柱史爲何人五千  
言爲何物大道上德之宗旨爲何事耶而悉依  
托之伯陽氏以自立於三教之一也不亦大可  
羞耶

高僧坐化往往見之史傳此不足異也萬曆戊  
申秋長溪僧天恩者來福州講經於芝山寺一  
日無疾而終趺坐自如略無傾側此余所親見  
也嘗天恩在時吾輩雖從之遊未有信其高者



惟友人林熙工陳惟秦皆往拜爲弟子其平日  
苦脩余不得而知矣又有立化者有倒立而化  
者雖自眩變相要非空寂之教所急也相傳高  
僧化後髮爪皆如生時唐僧義存沒後置函中  
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爲剪薙以爲常經  
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灰之墨客揮  
犀所載鄂州僧無夢亦然後爲一婦人手摸而  
觸之遂不生至於仙蛻余在武夷見其一齒髮  
手指宛然如故但枯槁耳余毋竊嘆以爲釋氏  
之教天地萬物一切歸於虛無故毀形滅性直  
欲參透本來面目其於四大色身不過百年之  
暫寄寓何爲旣死之後猶戀戀不忍舍如此至  
若神仙暫遊萬里少別千年世間一切事棄如  
脫屣豈復愛護其委蛻而不令其朽腐哉則神  
仙之見解反不若蛇蟬之屬脫然無累矣此理  
之不可解者也

謂死者爲必有知乎則鬼魅縱橫冥途亦不勝  
其繁擾也謂死者爲必無知乎則夢兆盼蠻禍



福感驗不可誣也。聖人之言曰：鬼神之為德，其盛矣乎！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以為無則何為贊其盛，以為有則直云在而已。何言如在也，有無之間不可思議者也。故曰：未知生，焉知死。生死一理也。人得天地之氣以生，及其死而氣盡矣。然有未遽盡者在也。上焉者得正氣為聖賢，為名世；死則為神，為靈，亘古不磨。此即生時之顯達者也。中焉者，氣有躋駁，根皆頑鈍，倏而成形，倏而復命，自來自去，無復拘束。此即生時之齊民也。下焉者，沴氣所鍾，濟惡不才，或為大厲，或為羅刹，譬之草木中之鉤吻，禽獸中之虎狼，則幽冥主者亦必有刑獄徃狂之具，以禁制之。猶生人之有十惡不道，而困於圜土者也。故知生之說則知死之說矣。

老氏之說終是貪生，釋氏之說終是畏死。人須得到死生不亂，方有着脚地位。宋僧有云：古人念念在定慧，臨終安得而亂；今人念念在散亂，臨終安得而定。此格言也。如尹師魯、劉子澄等



平日皆有大見解，方到得此。今人平日矢口聖賢，至臨死之時，顛倒錯亂，或牽戀不忍舍者，其無實學可知矣。

死生之際，一生學問大關頭也。然有名爲巨儒而處死反不及常人者，如林兆恩會通三教，自謂海內一人而臨死乃病狂喪心，便溺俱下。吾郡一搢紳王鏞者，平日無所聞年踰八十，自知死期，戒訓子孫無作佛事，仍賦長詩一篇。旣而曰：「明日未能便去，後日望日也。」吾當以十六日去。至期沐浴衣冠談笑而逝。此豈有宿根耶？抑平日不言躬行人有不及知耶？林之虛名高王十倍而死生之間迥別，乃爾殊可恠也。

釋氏教人臨終之時，不思善不思惡，一念堅定，直至西天。夫不思惡易也，至不思善則近於大而化之境矣。昔人所謂善且不可爲，况於惡乎？然方寸之中，惟此一念，旣不思善思惡，此心放頓在何處？此處尚有議論不得也。學佛者焚身惑衆，懼人之不信也，而托之火化。



五齋集卷八  
求仙者橫罹非命懼人之見笑也而托之兵解  
則世之惡疾而自焚者皆佛也麗法而正刑者  
皆仙也人之愚惑一至於此  
僧之自焚者多由徒衆誑人捨施願欲既厭然  
後誘一愚劣沙彌飲以瘖藥縛其手足致之上  
座而焚之耳當烟焰漲合之際萬衆喧闐雖掙  
扎稱寃不聞也亦有無賴貪得錢帛臨期服水  
片數銖者但覺寒戰烈燄焦灼殊無痛楚故遠  
近信之布觀雲集至於灼頂燃燈鍊指斷臂剔  
目接踵相望大約僞者十七真者十三爲利者  
十九爲名者十一皆非禪學之正宗也

史傳所載僧自焚者有三其一唐李抱真爲潞  
州節度使兵荒之後財用窘竭素與一僧交善  
乃謂之曰事急矣欲借師之道以濟軍國可乎  
僧曰性命可捐它無所惜曰師但投牒言欲自  
焚吾爲地道與州宅通火發之頃卽潛身而入  
彼此俱無所損因引僧至地道往來無阻僧信  
之遂積薪高坐說法辭世李親率將校膜拜舍



施於是州人響應雲集貨財山積尅期舉火李  
已命人潛塞地道頃刻之間僧薪俱灰收其施  
財以充公帑別求如舍利者數十枚建塔葬之  
其一宋某人爲某官有僧投牒欲自焚判許之  
至期親往驗視見僧兩眼凝淚不動問之不答  
乃令人梯取之授以紙筆乃自言某處遊僧至  
此寺衆欺其愚弱誑言惑衆厚得錢帛至期藥  
而縛之耳遂按誅諸僧毀其寺又其一元時達  
魯花赤爲政不通漢語動輒詢譯者江南有僧  
田爲豪家所侵投牒訟之豪厚賂譯旣入達魯  
花赤問譯僧訟何事譯曰僧言天旱欲自焚以  
求雨耳達魯花赤大稱讚命持牒上譯業別爲  
一牒卽易之以進覽畢判可僧不知也出門則  
豪已積薪通衢數十人昇僧昇火中焚之然則  
從來火化之妄惑往往如是矣

道家之教若徒以功行積滿白日昇天尚可以  
誘人爲善卽非柱下黃石宗旨吾不之責也彼  
熊經鳥伸鍊形住世已自是貪生業障無益於



時而况於黃白龍虎之術房中采戰之方貪利無厭縱欲敗度以之求長生何異適燕而南向郢哉道家之旨清淨無爲不見可欲使心不亂不貴難得之貨使民不爲盜况神仙乘雲御氣下視塵寰縱有大藥點化山河大地盡成黃金亦復何益於身心性命而且必無之事也然世間固有一種癡人妄想甘受邪術所欺而崇奉惑溺至破家亡身而不顧者此又不如佞佛持素差覺安靜耳

吾友曹能始嘗言人雖極善然一入公門作胥曹無不改而爲惡人雖極惡然一入佛寺作比丘無不改而爲善余大笑君但見其形骸耳不聞有不要錢提控及殺人放火和尚耶然此語誠有致不獨此也吾輩縱極高雅一入公門說公事便覺帶幾分俗惡縱極鄙俗一入佛寺看經啜茶便覺有幾分幽致士大夫不可不存此想也

天下僧惟鳳陽一郡飲酒食肉娶妻無別於凡



民而無差役之累相傳 太祖湯沐地以此優恤之也至吾閩之邵武汀州僧道則皆公然蓄髮長育妻子矣寺僧數百惟當戶者一人削髮以便於入公門其它雜處四民之中莫能辨也按陶穀清異錄謂僧妻曰梵嫂番禺雜記載廣中僧有室家者謂之火宅僧則它處亦有之矣此真所謂幸民也

先爲僧而後入仕者宋湯惠休唐賈島蔡京宋法崧也先仕而後爲僧者漢陽城侯劉俊南齊劉勰梁劉之遴張纘魏元大興唐圓淨南唐姚結耳宋饒德操佛印元來復見心也先爲道士而後入仕者唐魏徵盧程元張雨 國朝陳鑑也先仕而後爲道士者唐賀知章鄭銑郭仙舟宋李太尉也先爲僧又爲道而後仕者唐劉軻也先入仕懼禍爲僧道而後又仕者梁伏挺唐徐安貞也近時閩李贄先仕宦至太守而後削髮爲僧又不居山寺而遨遊四方以干權貴人多畏其口而善待之擁傳出入髡首坐肩輿張



黃蓋前後呵殿余時在山東李方客司空劉公  
東星之門意氣張甚郡縣大夫莫敢與均茵伏  
余甚惡之不與通無何入京師以罪下獄死此  
亦近於人妖者矣

趙普王旦皆宋名臣然旦於臨終遺命髡首披  
緇而普二女皆出家爲尼長號智果大師次號  
智圓大師其可笑如此

僧道拜大位者則唐懷義于什方葉靜能鄭普  
思尹愔宋林靈素元劉秉忠國朝則姚太師

廣孝邵太宗伯元吉陶少師仲文三人而已然  
廣孝爲佐命元勳功參帷幄蓋陸法和佛圖澄  
之流也雖拜大位而終身不娶妻不蓄髮晚年  
里居布衲錫杖蕭如也雖未成正果似亦得度  
世法門者邵陶皆以房中邪術取悅一時其品  
又在林靈素之下矣

世傳上中下八洞皆有仙人故俗動稱八仙云  
如所謂鍾離鐵拐韓湘子張果老之屬皆列仙  
傳採拾而強合之耳張果乃明皇時術士與羅



公遠葉法善同在朝非仙也獨呂洞賓者史傳所載靈異之蹟昭彰在人耳目想不可謂之全誣今世所傳純陽詩字甚多如朝遊北海暮蒼梧及石池清水是吾心者好事者哀為之集但純陽唐人既舉進士又列仙籍而其詩乃類宋人口吻豈亦後人傳會所成耶不然既遺世高舉而又屢降人間若戀戀不忍舍者何也退之云我自屈曲住世間安能從汝求神仙此視純陽去而復來者過之遠矣

傳一作傳

宋瑞州高安縣鄭氏女定一孀者臨嫁汲井忽有彩雲掖之升天州縣以聞立祠建廟祈禱輒應既而癩之則因與人通而孕父母醜之密售於傍邑而托詞惑眾耳無何新建有闕氏者僱一婢訊之即仙姑也昌黎謝自然華山詩意亦可見不獨此也漢末張道陵避瘧丘社得呪鬼之術遂以符術使鬼療病後為蟒蛇所吞子衡奔往覓屍不得乃生縻鵠足置石崖頂託以白日昇天至今歷代崇奉稱為天師良可笑也



張道陵初以妖術惑衆治病者令出五斗米故  
世號米賊陵死子衡傳其道衡死魯復行之魯  
母有姿色出入益州牧劉焉之家以魯爲司馬  
後劉璋立殺魯母及家室魯遂據漢中以叛後  
爲曹操所攻降魏爲鎮南將軍張之本末不過  
如此自晉及唐尚未有聞至五代遂稱天師歷  
宋元未有非之者據廣信之龍虎山金碧殿宇  
偃然爲世業矣我太祖皇帝曰至尊者天豈  
有師也削之止稱真人然以二品秩傳流後裔  
亦幸之甚矣真人每入覲沿途民爲鬼魅所惱  
者悉往投牒所至成市聞其符籙亦有驗者故  
愚民信奉之也萬曆間京師大旱適真人入朝  
上命留之禱雨終不効乃遣之則其伎倆亦  
與尋常黃冠一間耳

今天下有一種吃素事魔及白蓮教等人皆五  
斗米賊之遺法也處處有之惑衆不已遂成禍  
亂如宋方臘元紅巾等賊皆起於此近時如唐  
賽兒王臣許道師皆其遺孽而吾閩中又有三



教之術蓋起於莆中林兆恩者以良背之法教人療病因稍有驗其徒從者雲集轉相傳授而吾郡人信之者甚衆兆恩死後所在設講堂香火朔望聚會其後又加以符籙醮章祛邪捉鬼蓋亦黃巾白蓮之屬矣兆恩本名家子其人重意氣能文章博極羣書倭奴陷莆後骸骨如麻兆恩捐千金葬無主屍以萬計名遂大譟其後著二教會編授徒講學頗流入邪說而不自知既老病得心疾水火不顧顛狂逾年乃死此豈真有道術者而閩人惑之至死不悟也今其徒布滿郡城其中賢者尚與士君子無別一二頑鈍不肖者藉治病以行其私奸盜詐僞無所不有與其與邪巫女覲又何別哉余十三四時見三教書心甚不然著論以闢之今亦不復記憶及既長入閩觀其行事益自負前言之不妄也古有百家九流而今之行世者僅僅數家而止至於墨家縱橫家名家不惟不能傳其學亦不能舉其書矣戰國之時楊墨盛行及其後而楊



之言絕矣獨墨氏之教至往往稱與孔竝即荀  
卿賈誼亦爾何其張也然自漢以來不聞有治  
墨家言者豈汎愛而忘親織嗇而非儒不可適  
於世故耶縱橫之術自鬼谷子而後秦儀衍軫  
相尚為高至於漢之侯公蒯徹三國秦宓彭美  
之徒亦其遺也唐末藩鎮紛爭說士間出若柏  
耆羅隱之流皆得闔押短長之術而高者取世  
資下至不能保其首領亦所遇何如耳名家搏  
抗千古鑑察微茫耳日豈能皆真毀譽易於失

實不有人禍必有天刑談何容易是以君子不  
為也

韓非曰自孔子之死也而儒分為八自墨子之  
死也而墨分為三噫今墨之二家既已失其傳  
矣而所號為儒者又豈復八家之儒哉已之不  
正何以攻人

孔子曰攻乎異端斯害也已孔子當時楊墨未  
興其所謂異端者不過鄧析少正卯之流耳至  
孟氏極口詆楊墨不遺餘力想得天下崇信二



家不亞今之釋道觀當時著書立論者動以孔墨並稱可見矣當時老莊之言已滿天下而孟子不之及蓋以老子爲仲尼所嚴事非異端也漢唐而下莫盛於佛老然道教已非柱史之舊而世之惑溺者不過妄意神仙或貪黃白以圖利耳固無甚見解而亦不足辯也惟釋氏之教入人骨髓然彼之所談皆高出世界四大之外而排之者動以吾儒之粗攻釋氏之精如以羸兵敵強虜宜其不能勝而反熾其焰也二者之外如白蓮回回色目及吾閩三教等項然皆猥瑣庸劣無甚見解此又異端之重儻而不足與辯者也



圖書

卷八

四



